



了不起的甲骨文

清华的甲骨文情缘

以甲骨文释字打开通向殷商历史的窗口

□本报记者 张体义 见习记者 刘瞳
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向华

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，初秋。
王子杨的办公室就在这座楼的三楼，不大的房间满满地被各种书籍占据，就连茶几上也堆满了书，书堆中间还放着一个甲骨文图案的白色马克杯。围书而坐，王子杨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。

“星率西”与流星雨

2008年，原本研究战国文字的王子杨来到黄天树教授门下攻读博士，自此开启了他的甲骨文研究生涯。如今，王子杨担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，中国文字博物馆第二、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委员，从事甲骨文等古文字的研究工作，成绩斐然。

甲骨文释字是王子杨主要的兴趣点，他把释字工作比作“钓鱼”。前期梳理材料阶段时常常备受煎熬、一筹莫展。突然间的收获，如同鱼儿咬钩被拉出水面的一瞬间，让人兴奋不已，有时候会兴奋上好几天。

释字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，而是要经过不断地验证和发展。“很多人可能对甲骨文释字有一种误解，觉得认出来以后就不就被承认了吗？那不是。每年都有文章考证之前的释字哪里是对的、哪里是错的。所以，你考释出来字是一码事，得到大家的认可才是另一码事。”王子杨说。

在王子杨看来，学者不仅要盯着没有被释读的甲骨文，也应当关注已识但语义还不明确的常用字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：甲骨文中“以为”的“以”被阐释为“率领、携带”的意思。可是用法只有这一种吗？有一大批辞例显示，用这个意思解释不通。例如，甲骨文中提到祭祀甲然后祀乙也祭祀了，中间用“以”来连接，显然不是“率领”也不是“携带”的意思，而是“连带、顺带”之意。这种用法以前少有人意识到。

有时候释读一个不认识的字，或者弄清楚一个字的语义，就能连带讲清楚一大批卜辞，也因此可以揭示出商代社会历史的某个新的侧面。

王子杨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向以字证史、以字补史方面倾斜。“研究殷商史在我看来是甲骨文考释的终极目标。”他说。

《武丁时代的流星雨记录》一文是王子杨以字补史的一次成功尝试。他在文章中分析几版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，推断其中“星率西”意为众星向西运动，并进一步指出这应当是殷商甲骨卜辞中关于流星雨的记录。而在这之前，国内公认最早的流星雨记录是春秋早期。王子杨的研究表明，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武丁时期就已经有了对流星雨的文字记录。

基于古文字学者的文字考释意见进行殷商史研究，不可避免会受到他人考释结论的影响。王子杨的历史研究则从文字考释本身出发：“我和史学出身的研究者不一样。他们具有宏观的史学视野，往往能够勾勒出殷商社会的图景。我是从一个小的地方切入，反映殷商史的一个侧面。”

致力于商代祭祀仪式的复原

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商代非常重视各种祭祀活动，但我们对甲骨文记载的祭祀究竟什么样却知之甚少。

王子杨说：“目前对甲骨祭祀动词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。我们连甲骨文有多少个祭祀动词都不知道，祭名多少个也不清楚。知道的只是个别的名称，比如说周祭，而这也是晚期的。”

王子杨的脑海中，一个个祭祀动词不是孤立的。以祭祀动词为切入点，借助祭祀动词出现的语境、前后的关联，可以逐渐架构起一个小的祭祀片段。然后根据各种卜辞的关系把片段连起来，复原一个商代祭祀仪式的理想模型。就像电影胶片一样，一帧一帧、一段一段地剪辑在一起，便诞生了完整的影片。

然而，商代祭祀仪式究竟可以复原到什么程度，目前还没有人知道。有学者曾对王子杨说，这个方向你能做，但是这个“坑”你跳进去，十年八年可能都出不来，但王子杨依然想把商代祭祀仪式复原研究做下去。“这个东西是应该做的。硬骨头总要有个人啃，不啃不能前进。所以我愿意干这些事情，这对我们理解商史、理解祭祀是大有裨益的。”

目前，王子杨的主要工作还包括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整理。即将出版的《甲骨文释字》一书收集甲骨文发现125年来甲骨文字的全部考释意见，编著成工具书供甲骨文研究者和甲骨文爱好者来使用。同时整理的还有另一部与甲骨文研究理论方法有关的著作，介绍125年来众多学者接续奋斗的研究成果。王子杨希望通过这些著作把甲骨文研究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，告诉初学者，甲骨文应该怎么考释，需要避开哪些“坑”，从而让后人不会重蹈覆辙。

如今甲骨文的魅力逐步彰显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甲骨文、学习甲骨文。但做好普及工作没那么简单。王子杨注意到，目前市面上甲骨文科普读物还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。受错误的导读影响最大的是小孩子们，这一点亟待引起重视。

作为中国文字博物馆第二届、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委员，王子杨经常到河南安阳出差。采访中，他对中国文字博物馆未来学术阵地建设充满期待：“一个博物馆的展陈水平和研究水平是直接挂钩的，学术能力上去了，展陈能力也会跟着提升。”他还十分赞许安阳的甲骨文普及活动：“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各种甲骨文推广工作，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好的。”②10

解锁甲骨文背后的“生态密码”

□本报记者 赵一帆 梁莹莹

今年8月15日是第二个全国生态日。今人深知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，生态兴则文明兴。跨越三千年，在浩瀚的甲骨文里，风、雨、雪浪漫变幻，花、草、木生机勃勃，鱼、鸟、兽多样生态，今人与古人握手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亘古绵延。

▲白天鹅在三峡市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上空飞翔。省生态环境厅供图

“雨”的左邻右舍

甲骨文中对天气现象的记载已十分完整，既有降水、天空状况、云雾、雷鸣电闪等大类，也有雨、雪、雹、霜等细分。

商王十分重视对气象状况的预测和记录，所以甲骨文里有着内容翔实而细致的气象档案。最为商代人关注的气象状况是降水，在甲骨文里常常能看到关于雨的占卜记录，占卜结论就像一则“天气预报”，包含是否会下雨、下雨的时间等信息。

殷墟有一块出土的甲骨，记录的文字是：“弱田，其遘大雨？自且至食日不雨？食日至中日不雨？中日至翌日不雨？”这是占卜商王外出打猎当天天气情况的卜辞。首先占卜会不会遇上大雨，又问早晨、上午、下午三个时间段会不会下雨。由此可见，商人不仅有“天气预报”，甚至将“预报”精确到某个时间段。

甲骨文里的“雨”字上半部分为天空，下半部分几个小点象征从天而降雨滴，意为下雨。

雪和雹均属于降水，当时已有的文字里，表示降水的只有“雨”字，所以古人让“雨”字来充当表意偏旁。“雪”字上部是“雨”，下部是“羽”字形，下落的雪如同羽毛，几个点如同飘下来的雪片。“雹”字上方是“雨”，有落下之意，下面的几个菱形轮廓就是冰雹的象形图案。

下大雨之前，往往会刮风、闪电、打雷，这些现象同样被古人记录下来。甲骨文中，“风”字是借用“凤”字来表示，“凤”的原型一般认为是孔雀。而在早期古文字中，用来表示“电”的是“申”字，“申”的字形像半空中闪耀而曲折的电光。闪电总是裹挟着雷鸣，紧随电光而来的雷声犹如无数车轮碾过，所以“雷”最初的字形就是在表示闪电的“申”字中间添上几个车轮的形状。



甲骨文的“雨”“雪”“雹”字。

“木”的前世今生

殷商时期，中原地区有着良好的草木植被，在甲骨文中，有大量的从“木”、从“林”、从“森”的字形。在这些丛林树木中，有些是人们熟悉的林木种类，如柳、椿、桑、柏、杉等。此外，为了保护森林资源、保障人们的生产生活，商朝还有专门的官员掌管丰收事宜和森林管理。

商人与树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，从与“木”有关的甲骨文中可窥一斑。

“木”是木本植物的类名，甲骨文的“木”字像上有枝干、下有根系的一棵树。汉字用“木、林、森”来表示木本植物的群落形态，又用“朱、本、末”来表示树木的部位。

作为会意汉字，甲骨文“林”字像树连树的样子；“森”字，甲骨文为“大林”，意为多的意思。

而古文字中的四胞胎“本、末、朱、未”，均是由“木”构成的指事字。“本”字，金文在树根部位加三点指事符号，表示树在地下部的营养器官；“末”字，金文在树梢部位加一点指事符号，表示尾端；“朱”字，甲骨文在主干部位加一点，表示树干；“未”字，甲骨文在树梢上部再加一重枝丫，表示枝叶茂盛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土地的开发利用上，商朝还推广了农业耕作的轮作制度，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种植不同的作物，以保持土壤肥力和控制病虫害的传播，保护土地资源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。

“网”的包罗万象

殷商时期，气候温暖，森林植被茂密，有大象、老虎、麋鹿、地龟等野生动物。通过狩猎，古人获取动物作为肉食。

罗网的发明和使用为古人获取野生鱼类、兽类、禽类等猎物发挥了重大作用。

甲骨文“网”是象形字，左右两边各一竖，表示插在地上的两根木棍，中间是数量不等的斜向交叉线，表示用麻绳等物织成的网。网的用途不同，材质和形状就会有所变化，所以甲骨文中的“网”字有几种不同的写法，中间的网线有多有少，两边的木棍有竖立的也有倾斜的，有的还在上下各增加一根木棍。

“禽”是“擒”的本字，表示用网捕捉飞行的鸟雀。甲骨文的“渔”字，有持网捕鱼之意。



甲骨文的“禽”和“渔”字。

长期以来，对于捕获的野生动物的留养，最终出现了动物的驯养和驯化，发展出了家畜家禽。有资料表明，犬和豕是最早驯化和饲养的家畜动物。甲骨文“豕”字像屋里养豕，而“豕”字本义为将动物系在栏圈里，用谷物饲养，以备人们对肉食之需。

“为”的甲骨文表示手牵大象，驯化大象的野性，使大象为人类服役。从甲骨文记载来看，中原地区当时有猎象、驯象、使象和用象祭祀等活动。河南被描述为牵象之地，这便是“豫”字的根源，也是河南简称“豫”的由来。②7



殷墟博物馆周边绿意盎然、环境优美。本报记者 杨之甜 摄

漫画甲骨

商人也穿“丝”？

甲骨文的“丝”字，像两根蚕丝并列束成的样子。商人十分重视植桑养蚕，发展桑蚕业，并逐渐掌握了育蚕、缫丝、织绸的技术。商朝的服饰面料主要有皮、革、丝、麻等，由于纺织技术的不断发展，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织造极薄的绸子和提花几何纹的锦、绮。而光滑柔软的丝绸，往往是贵族和皇室的专属。



漫画：王伟宾 文案：马愿 刘琦 杨之甜 校审：刘浩（中国文字博物馆）

讲解员：袁人宾

天热难耐啊。这旧衣布料厚重，穿着太热，该上新啦！大王，听闻以新制的上等丝绸做衣，可解暑热。还不速速制来，献与王后！此衣轻薄丝滑，穿着甚是凉爽，甚美甚美，多来几套！果真是好布料，宫中皆可以此制衣！是！



王子杨教授参加甲骨文国际学术研讨会。受访者供图